

淮南子直解

刘康德 撰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前言	1
卷 一 原道训	1
卷 二 俶真训	44
卷 三 天文训	81
卷 四 地形训	170
卷 五 时则训	217
卷 六 览冥训	270
卷 七 精神训	302
卷 八 本经训	339
卷 九 主术训	373
卷 十 缪称训	458
卷 十一 齐俗训	509
卷 十二 道应训	570
卷 十三 汜论训	660
卷 十四 诠言训	734
卷 十五 兵略训	786
卷 十六 说山训	856
卷 十七 说林训	916

卷十八 人间训	974
卷十九 修务训	1065
卷二十 泰族训	1115
卷二十一 要略	1196
主要参考书目	1223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中国学术名著《淮南子》的今注今译及评析。全书由解题、原文、今译、注释、评析五个部分组成。(1) 解题。用简略的语言阐述各卷的思想内涵和基本内容。(2) 原文。列出经校点过的原著文句。(3) 今译。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,用现代汉语对原文加以直译。有些难懂之处则加以意译。(4) 注释。对原著中难懂的字和句,以及重要的人名、地名、礼仪制度、文化典故作简略的注释。(5) 评析。对各段原文的思想内涵和要点作画龙点睛式分析和介绍。全书译文流畅,通俗易懂,资料翔实,评点切理,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古籍读本。

前 言

揣着高诱说的“学者不论《淮南》则不知大道之深”这段语录，笔者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《直解丛书》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由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晋昌等八位宾客集体编撰而成的《淮南鸿烈》（又称《淮南子》）一书^①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《淮南子》的译、注、解工作，以想通过这译、注、解，达到对《淮南子》的理解和对精深大道的认识。

为了做好对《淮南子》的译、注、解这项工作，笔者选择了被胡适之先生称为“总账式”的刘文典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为底本，参用了庄逵吉的校刊本，并校以《道藏》本《道藏辑要》本和茅一桂刻本等，想通过阅读诸本订真贋、举异同，使全书译文注释更为合理正确。

而书中的注语则较多地采用了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俞樾、孙诒让、陶方琦、吴承仕、杨树达、向宗鲁、马宗霍、于省吾等诸家之说；但由于笔者学识有限，其中难免有“亥豕”之误，有望方家教正指示。而对早在汉代就出现的许慎、高诱的原注，笔者也择善

^① 据高诱《叙目》称，参与编著《淮南鸿烈》的人除苏飞、晋昌等八位宾客（又称“八公”）外，还有“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”，他们“共讲道德，总统仁义，而著此书”。

采用。为使行文方便，许、高之注一律称为“原注”；同样为使行文方便，对注语也只称注家姓名而不标明出处书名。书名出处一概放书后附录，以备读者查阅。

作为《淮南子》的“解”——评析，笔者处处小心谨慎，尽管有时也揣情摩事，但仍不敢遽下雌黄，妄出“新意”，只是根据篇中字句之意，“直解”而已，还不知是否旨达《淮南》？

这译、注、解的过程，也是学习理解《淮南子》的过程。真是不读不知《淮南》之“鸿烈”，一读方知《淮南》真“鸿烈”；它广大悉备、浩荡汪洋、娓娓千百言，其中自然宇宙、天文地理、阴阳造化、四季时则、鸟兽鱼虫、花草树木、四夷百蛮、世间人生、治术兵略、治乱祸福及诡异瑰琦之事，无不森然罗列，犹如文化库、博物馆。其间可与《史记》中《律历》、《天官书》等相质证之的《天文训》更是保存了三代古术，难能可贵。这一切诚如后人说的：“自有子部以来，未有若是书（《淮南子》）有理而且备者”^①；也诚如今人说的：“《淮南子》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论著”^②。

它洋洋洒洒、绵绵总总，全书二十余篇是《原道》训道，《俶真》衍道，《天文》述天道，《地形》绘地理，《时则》论四时，《览冥》观幽变，《精神》论生命，《本经》述圣德，《主术》论君道，《繆称》定称谓，《齐俗》言俗变，《道应》证道德，《汜论》言兴衰，《诠言》论保身，《兵略》谈军事，《人间》论祸福，《修务》说学业，《泰族》总结篇，《说山》、《说林》则集箴言格言……如此构成沉博隽绝之书，够后人研读不已的。

① 郭子章语。见中立四子本《淮南子题辞》。

② 牟钟鉴语。见《吕氏春秋》与《淮南子》思想研究。

这总覆万略的《淮南子》又如类书，它剽剥诸子、取材百家，聚狐而成裘，按研究《淮南子》的专家看来，其书是“原道德则依庄、列，推阴阳则准星官，辨方輿则赅《山海》，纪四时则征《月令》，综政术则杂申、韩，以至《离骚》之奇，《尔雅》之正，文、邓之辩博，仪、秦之短长^①，隽绝瑰琦，无所不有”^②。《淮南子》是骈闳夏后、周官、老聃、庄周、列子、孙武、吴起、邓析、慎到、张仪、苏秦、吕氏、董子、贾谊，同冶而一铸。

那么，这总覆万略的《淮南子》其书的旨意又在何方呢？按《淮南子》的作者在《要略》中说来，其书的旨意是“纪纲道德，经纬人事”；而注家高诱则在《叙目》里说得更直接明白：《淮南子》是“旨近《老子》，淡泊无为，蹈虚守静，出入经道”。粗阅之下，果真如此，诸如《原道》、《俶真》、《繆称》等篇章是说“道”衍“道”：“道”是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，“道”是万物之宗、万事之源，“道”超越时空、超越物象，无始无终、无穷无尽、无声无形却又实有，弥漫四方而又浑然一体……如不打住，这说不清道不白的“道”，可以被《淮南子》的作者无限地推衍下去；且差不多《淮南子》的每一篇章开始总有那么几句说“道”衍“道”的话。于是久而久之，这《淮南子》给人的感觉，似乎就是道家著作；裁剪八公的刘安，似乎就是老庄替身。

然而静下细细品味，其实不然。衍老庄之道，不等于懂老庄之旨，《淮南子》浸淫漫衍千百言的繁绮语言特征之形成，就似乎说明作者还是不通“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”的老子之旨；而强调要

^① 申、韩，指申不害、韩非子。文、邓，指文子、邓析。仪、秦，指张仪、苏秦。

^② 许国语。见《淮南鸿烈》汪一鸾刻本序。

对“道”“多为之辞以抒其情”^①，就是不懂“书不尽言、言不尽意”的玄理；同样，著“刘氏之书”（刘安自称《淮南鸿烈》为“刘氏之书”）非要著得“统天下、理万物、应变化、通殊类”^②，将全书体系写得鸿鸿烈烈万分廓宏、充填得壮壮实实盈满非常，就是不懂老子“物壮则老”的学说；而《要略》中自夸“刘氏之书”能“置之寻常而不塞，布之天下而不窳”，就是不懂天不自高、地不自深、“为而不恃、功成弗居”的老庄哲学；书稿撰成后又硬是献给汉武帝，就是想邀功领赏、彰显自身，这就恰恰犯了老子说的“大患若身”之忌……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由此使人怀疑起高诱之说，指出：《淮南》“非独老庄已也”^③；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：“《鸿烈》所论，莫非口尧舜而不诡于孔子之道”^④；还有人具体分析：淮南王（刘）安所著书，“一篇之中，每有驳杂，又有重复，其患也博而寡要，旨而无序”^⑤。如此一来，《淮南子》一书的旨意也就显得不纯，这《淮南子》“杂芜”、“驳乱”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。

《淮南子》的语言体系缤纷廓宏、观点旨意杂芜驳乱，早已引起人们的反感，于是就有人提出要对《淮南子》作裁剪，认为“（刘）安之语必不可无裁。裁诞也，裁习也，裁俚也，裁杂也，裁复也”^⑥。然而真要将《淮南子》删烦去乱、剪裁合体也非易事，往往会导致剪裁太过则神韵不流、精华受损，而将它原封不动，则仍显杂芜驳乱。

① 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张存心《鸿烈解序》。见《淮南鸿烈》明张焘如集评本。

④ 李太和《刻中都四子集叙》。见《淮南鸿烈》中立四子本。

⑤ 汪明际《淮南子删评序》。

⑥ 顾起元语。见《淮南鸿烈》明张焘如集评本。

设想,将秉有这种特征的《淮南子》献给当时正需旨意专一、精少管用统治理论的汉武帝,这汉武帝能怎么样?只能碍于叔侄情分,将《淮南子》“爱”而秘藏,使得像太史公这样的人都不得见其书。

同时,这《淮南子》又字挟风霜,时不时地流露出厚古薄今的思想;且又“乍出乍进”(扬雄语),常表露出忧谗畏讥的心态;还自是自矜地探君道谈治术,这一切能使汉武帝舒服吗?所以这《淮南子》被“爱”而秘藏、束之高阁是必然的。

因为这字挟风霜、乍出乍进、自是自矜在今天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,但在当时是要引起麻烦的。所以,随着这些“自是自矜、乍出乍进”且又“字挟风霜”等特征在《淮南子》作者身上的强化,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这“不务遵蕃臣职”(茅一桂语)的刘安最终因“谋反”之罪被迫自杀,而这其中的曲直是非又不是这篇短短的序言所能讲清的,同样这从自矜自夸到自杀的性格使然也不是三言二语所能说清的,只能留存以后再作探讨了。

但有一点是要说明的,《淮南子》在当时因这么一些特征(如杂芜)而遭汉武帝“爱”而秘藏、束之高阁,但随着时代的变化,《淮南子》却就因诸如“杂芜”这样的特征而赢得后人青睐,因为毕竟在《淮南子》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。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高诱说的“学者不论《淮南》则不知大道之深”的话是十分正确的。

刘康德 谨记

2001年3月5日

卷一 原道训

【解题】本卷作者接《老子》“道”的话题，在对超越时空、无始无终、无声无形、无穷无尽、弥漫四方、浑然一体、无所不能的“道”作解说之同时，还对落到人生实处的“道”——“自然无为”作疏解，故本卷被作者题为《原道训》^①。这照高诱注解为：“原，本也。本道根真，包裹天地，以历万物，故曰原道，因以题篇。”

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柝八极^①，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，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。原流泉浚^②，冲而徐盈^③，混混滑滑^④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^⑤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，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；舒之愒于六合^⑥，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^⑦，幽而能明，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。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纟宇宙而章三光^⑧。甚淖而澒^⑨，甚纤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，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，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，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

^① 对于《原道训》的“训”字，姚范认为：“疑‘训’字高诱自名其注解，非《淮南》篇名所有，即《高》诱序中所云‘深思先师之训’也。要略无‘训’字。”

【今译】“道”，覆盖天承载地，拓展至四面八方，高到不可触顶，深至无法测底，包裹着天地，无形中萌育万物。像泉水从源头处汹涌出来，开始时虚缓，慢慢地盈满，滚滚奔流，逐渐由浊变清。所以，它竖直起来能充塞天地，横躺下去能充斥四方，施用不尽而无盛衰；它舒展开来能覆盖天地四方，收缩卷起却又不满一把。它既能收缩又能舒展，既能幽暗又能明亮，既能柔弱又能刚强。它横通四维而含蕴阴阳，维系宇宙而彰显日月星辰。它是既柔靡又纤微。因此，山凭藉它才高耸，渊凭藉它才深邃，兽凭藉它才奔走，鸟凭藉它才飞翔，日月凭藉它才光亮，星辰凭藉它才运行，麒麟凭藉它才出游，凤凰凭藉它才翱翔。

【注释】① 廓、析：扩张、拓展的意思。② 原：源。淳：汹涌。③ 冲：“盅”的假借字，意为“虚”。④ 混：“丰流也”（《说文·水部》）。混混：水流奔流急速。滑滑：汨汨，指水流急疾。⑤ 植：树立、竖直。⑥ 幌：帐幔，覆盖的意思。⑦ 约：收束。⑧ 四维：指东北、东南、西南、西北天区四角。纆：维也，作动词。⑨ 淖：烂泥。溇：粘稠多汁。淖和溇在这里形容“道”的柔靡状。

【评析】这里，作者为了疏解“道”，用了“植之、横之、舒之、卷之”等一系列词汇来说明“道”的弥漫性；还用“无所朝夕”、“幌于六合”来说明“道”的时空超越性；又将“约张”、“幽明”、“弱强”、“柔刚”等统一到浑然的“道”体身上，以说明“道”的无所不能。最后又以兽鸟得以走飞、山渊得以高深来说明“道”的功效。

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^①，立于中央，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，是故能天运地滞^②，轮转而无废^③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，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，

鬼出电入，龙兴鸾集，钧旋毂转^④，周而复匝^⑤。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。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。神托于秋毫之末，而大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。响谕覆育^⑥，万物群生；润于草木，浸于金石；禽兽硕大，毫毛润泽，羽翼奋也^⑦，角觫生也^⑧；兽胎不殍，鸟卵不辍^⑨；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；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孀^卍；虹霓不出，贼星不行^卍。含德之所致也。

【今译】远古伏羲、神农，掌握“道”的根本，立身于天地中央，精神与自然造化融合，以此安抚天下四方，所以使天能运行地能静凝，像轮绕轴转永不停息、水流低处永不休止，与天地万物共始同终。如风起感应云涌、雷隆相应雨降，又像鬼神闪电瞬间即逝，又如神龙鸾鸟显现兴集，还像钧旋毂转周而复始。已被雕琢却又还返质朴。行顺应自然之事来契合“道”，言朴实无华之语来符合“德”。恬静愉悦不矜不骄求得和谐，包容万有不求齐物合于天性。其神既依托于细微毫末之中，又扩充至广大宇宙之内。其德性使天地柔顺而阴阳和谐，四时节顺而五行有序。煦育万物，繁衍生长；滋润草木，浸渗金石；禽兽长得硕大肥壮，毫毛丰泽光亮，羽翼坚壮有力，骨角生长正常；走兽不怀死胎，飞禽孵蛋成鸟；父无丧子悲痛，兄无失弟哀伤；孩童不会成孤儿，女子不会成寡妇；异常虹霓不会出现，萤惑妖星不会运行。这都是广怀德泽所致。

【注释】① 泰古：远古。二皇：伏羲、神农。柄：根本。② 滞：

止、凝。天运地滞：天体绕地球运转。 ③ 无废：不停息、不休止。

④ 钧：制陶的转轮。毂：车轮中插轴的部件。 ⑤ 匝：周转。

⑥ 煦谕：温恤，通“煦妪”，指关怀培育。 ⑦ 奋：壮。 ⑧ 角觫：麋鹿骨角。

⑨ 臑：胎不成兽称“臑”。鰥：卵(蛋)不成鸟称“鰥”。 孤：幼

而无父称“孤”。孀：妇女孀居称“孀”，即寡妇。 虹霓：天空中的水珠

经日光照射产生的折射和反射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光的现象。色彩鲜盛的

称“虹”，颜色比“虹”淡的称“霓”。贼星：妖星，指怪异之星，如陨星、彗

星等。

【评析】作者借助“立于中央”、得“道”以抚四方的伏羲、神农来说明施“道”用“德”于天下的功效，那就是自然界万物群生，草木植物润滋，禽兽动物硕大；社会无孤无孀，父无丧子之忧、兄无哭弟之哀，融融洽洽，天人之乐。因为施“道”用“德”于天下，所以自然界也就不会出现妖星、虹霓等怪异现象，社会领域也就如同“胎不臑、卵不鰥”一样不会出现怪胎妖孽之事。反过来说，如不施“道”用“德”于天下，也就会出现奇事怪物来，这照作者看来施“道”用“德”于天下与否是相当应验的，就如同“风兴云蒸、雷声雨降”一样“并应无穷”。所以为了社会自然的正常，作者强调施“道”用“德”要像轮转无废、水流不止一样，不可有始有终，要“周而复匝”，以符合“道”的“无穷无尽、无始无终”之特性。

既然施“道”用“德”于天下如此重要，那么，这如同轮转水流一样的施“道”用“德”又是如何运作的呢？以作者看来，这像“龙兴鸾集”那样不易描绘，但大致不离“神与化游”这一点。

夫太上之道，生万物而不有，成化而弗宰^①。政行喙息^②，蠖飞蠕动^③，待而后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后死，莫

之能怨。得以利者不能誉，用而败者不能非；收聚蓄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；旋县而不可究^④，纤微而不可勤。累之而不高，堕之而不下；益之而不众，损之而不寡；斫之而不薄，杀之而不残；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浅。忽兮恍兮^⑤，不可为象兮；恍兮忽兮，用不屈兮^⑥；幽兮冥兮，应无形兮；遂兮洞兮^⑦，不虚动兮；与刚柔卷舒兮，与阴阳俯仰兮。

【今译】至高无上的道，生育了万物却不占为己有，造就成物象却不自为主宰。各种奔走、飞翔、蠕动、爬行的动物靠道而生，但都不知这是道的恩德；因道而死，但都不知怨恨道。而因道得利者也不赞誉“道”，用道失败者也不非议“道”；也不因收聚蓄积而富上加富、布施他人而越益贫穷；（这些“道”理）极其细微而无法探究，极其渺细而难以穷尽。累积它也不变高，堕减它也不会低；增益它也不见多，损减它也不会少；砍削它也不变薄，伤害它也不会残；开凿它也不见深，填充它也不见浅。惚惚恍恍，难见形象；恍恍惚惚，功能无限；幽幽冥冥，感应无形；深邃混洞，运动不虚；随刚柔卷缩和舒展，和阴阳俯伏和仰升。

【注释】① 太上：至高无上。弗宰：不自为主宰。② 跂行：用脚行走。喙息：用嘴呼吸。③ 蠓飞：虫飞的样子。蠕动：虫爬的样子。④ 县(縣)：犹小也。⑤ 恍、忽：指似有似无不可捉摸。⑥ 屈：竭尽。⑦ 遂：邃。

【评析】作者进一步描绘自然无为之“道”。因为自然无为，所以天下物性自足，“跂行喙息”、“蠓飞蠕动”等生物体不因生命生存而要对谁感恩戴德。反之，如育成某物，却要某物为此感恩

戴德,这就不符合天道自然、物性自足之原则,也不符合《老子》说的“功成而弗居”、“衣养万物而不为主”的“道”之精神。也因为“自然无为”、“物性自足”,所以天下之物不因你“有为”而“凿之则深”、“填之则浅”,它还是“收聚蓄积而不加富”,“布施稟授而不益贫”。这种“生之而不执有、为之而不矜恃、长之而不宰制”的“道”的特性,被后人称之为“道的无人格的特性”,并与“照上帝的旨意行事”形成对照(美国 E·Ψ·巴姆教授《论老子之“道”》)。

昔者冯夷、大丙之御也^①,乘云车,入云霓^②,游微雾,骛恍忽^③,历远弥高以极往^④;经霜雪而无迹,照日光而无景^⑤;扶摇袵抱羊角而上^⑥。经纪山川^⑦,蹈腾昆仑,排闾阖,沦天门^⑧。末世之御,虽有轻车良马,劲策利锻^⑨,不能与之争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,澹然无虑;以天为盖,以地为舆^㉑,四时为马,阴阳为御;乘云陵霄,与造化者俱。纵志舒节,以驰大区。可以步而步,可以骤而骤^㉒;令雨师洒道,使风伯扫尘^㉓;电以为鞭策,雷以为车轮;上游于霄霓之野^㉔,下出于无垠之门。刘览偏照^㉕,复守以全;经营四隅^㉖,还反于枢^㉗。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;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;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,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,远而不劳,四支不动^㉘,聪明不损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^㉙。何也?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。

【今译】以前冯夷、大丙驾御，乘雷公之车，驾上六条彩虹为马，遨游于微朦的云雾之中，驰骋在邈茫迷朦之境，历远及高直到渺远之处；经过霜雪而不留印迹，日光照射而不映阴影；如飙风曲萦盘旋而上。经过高山大川，跨越昆仑之巅，推开天门，进入天宫。近世驾御，虽有轻捷车儿健骏良马，并有强劲鞭儿尖利鞭刺催赶，却无法与冯夷、大丙争高低优劣。所以大丈夫恬静坦然，无思无虑；以天为车盖，以地为车厢，以四季为良马，以阴阳为御手；乘白云上九霄，与自然造化同往。放开思绪，随心舒性，驰骋天宇。可缓行则缓行，可疾驰则疾驰。令雨师清洒道路，唤风伯扫除尘埃；用电来鞭策，以雷做车轮；向上游于虚廓高渺区域，往下出入无所边际门户；虽然观览照视高渺之境，却始终守着纯真；虽然周游经历四面八方，却仍然返还这“道”之根本。所以，用天作车盖就没有什么不能覆盖了；以地做车厢就没有什么不能承载了；用四季作良马就没有什么不可驱使的了，用阴阳做御手就没有什么不完备的了。所以疾行而不摇晃，远行而不疲劳，四肢不疲惫，耳目不损伤而能知道整个宇宙天地的界域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由于掌握了“道”的根本而畅游于无穷无尽之中。

【注释】① 夷：或作“迟”。丙：或作“白”。冯夷、大丙：传说中两位得道且能御阴阳的天神。② 云车：王念孙认为应作“雷车”（见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）。入：应作“六”（何宁《淮南子集释》）。③ 骛：驰骋。④ 极：远处。⑤ 景：影。⑥ 扶摇：旋风盘旋攀上。扞抱：缠绕转动。羊角：形容旋风如羊角转曲萦行。⑦ 经纪：经过、通过。⑧ 闾阖：升天之门。沦：进入。天门：上帝所居紫微宫门。⑨ 策：马鞭。鍜：作鍜，马鞭末端的尖刺。𨋖 舆：车厢。𨋖 骤：马疾步，指急驰。𨋖 雨师：司雨之神，如毕星。风伯：风神，如箕星。𨋖 霄霏：虚无寂

寥、虚廓高渺。 𠄎 刘：浏。 𠄎 经营：周游往来。隅：方。 𠄎 反：返。 𠄎 支：肢。 𠄎 纆：用绳维系。八纆：八根绳子维系着地。九野：指天。形埒：界域。

【评析】作者借冯夷、大丙因得“道”而使驾御本领无穷无尽、出神入化来喻说“道”之无穷无尽、出神入化。又因为有良马轻车劲策利锻鞭策马儿的“有为”比不上以天为盖以地为舆、以四时阴阳为马御的“自然无为”，作者喻嘲“有为”之弊端。正因为“有为”弊端显而易见，那么，士大夫有何必要为有些事无端绞尽脑汁、苦思冥想？为此，作者提出：大丈夫该“恬然无思、澹然无虑”。

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；万物之变不可究也，秉其要归之趣^①。夫镜水之与形接也，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^②。是故响不肆应^③，而景不一设^④，叫呼仿佛^⑤，默然自得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。感而后动性之害也。物至神应，知而动也^⑥。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^⑦，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。故达于道者，不以人易天，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。至无而供其求，时骋而要其宿^⑧。小大修短，各有其具，万物之至，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^⑨。是以处上而民弗重，居前而众弗害，天下归之，奸邪畏之。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

【今译】所以天下之事是不能有意人为地去做，只能顺随